

## 民间信仰与村落和谐空间的建构： 对大义店村冰雹会的考察<sup>\*</sup>

侯 杰 段文艳 李从娜

提 要：信仰与习俗、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想象，所有这些都交融、呈现于古老的冰雹会。在历史的曲折变迁中，大义店村的冰雹会能留传至今可谓历久弥坚。村落生活经验中保留着关于神灵信仰的集体记忆，记忆使得信仰仪式能够恢复和传承，传承中又不断丰富着集体记忆。在记忆与传承的历史演进中，民间信仰衍变为一种民俗，于村落之中建构和谐的空间。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既有稳定的内在系统，也蕴含着和谐的特质。

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段文艳，南开大学博士；李从娜，华东交通大学教师。

主题词：民间信仰 村落 和谐空间 冰雹会

自古以来，华北地区的民间信仰活动就十分活跃。本文的主要论述对象——大义店村的冰雹会在华北乡村社会中，无论是规模，还是延续时间似乎都并不特别典型，然而从完整性、系统性上来看，却值得我们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加以解读。

### 祭祀空间：大义店村的冰雹会

位于河北省高碑店市东南约 40 公里的大义店村，属张六庄乡管辖。该村东临固安、南面雄县，位于三市县交界的地方，较为偏僻。大义店村共有七姓，以刘、张两姓为主。全村有 153 户人家，耕地 134 亩。

每年在大义店村举办的冰雹会所形成的祭祀空间大体包括以下几部分：原有的七座庙址；临时搭建的神棚；平时供奉地藏神（如图 2 所示）的香头家；会期时村内的游神路线及村外特定的请神地点等。这些祭祀地点在日常信仰生活中往往隐而不彰，只有在庙会时期才得以凸显，共同建构起一个供村民使用的公共信仰空间。大义店村原有的七座庙宇，呈凤凰双展翅状分布，所以该村原名为凤凰庄。<sup>①</sup>不过庙宇早已被拆毁，如今村民只依稀记得旧址之所在。

冰雹会是大义店村每年正月为祭祀冰雹神而举办的庙会。参加冰雹会的人称为在会，村民自愿参加。在会的还包括另外两个较小的村落，即

小义店（亦名后街）和黄街（也称前街）。三个村庄本为一村，60 年代因为行政区划调整才一分为三。冰雹会现存于大义店村，举行祭祀活动时，小义店村和黄街的村民都会热情配合，三村的村民共同营造起和谐的祭祀空间。

据村中老人回忆，大义店村祭祀冰雹的活动大约始于明朝初年，距今已有 600 余年的历史。最初在每年立夏时节举行。传说某年立夏时，村民将军二太爷正在主持祭祀冰雹的活动，其友张天师路过，看见村里热闹非凡，甚为诧异，问过因由，得知村民们正在祭祀冰雹神。张天师掐指算过，遂告诉村民神仙们平日当差，只有正月十四至十六日才放假 3 天，因此庙会应该改在这几天举办。此后，大义店村民祭祀冰雹的活动就改在正月举行。据说现在传下来的祭祀冰雹神的祭文就是由张天师亲自书写的。<sup>②</sup>

冰雹会祭祀的神灵原为 32 位，后部分失传，如今只剩下 24 位。60 年代，受四清运动冲击，冰雹会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纱灯、神像等被抄走，只幸存下一块用来印神柬的原版。关于这块原版，还有一段故事：早在抗战时期，存放原版的人家被大火烧毁，而原版却丝毫未损，村民以为奇迹。改革开放后的 1986 年，村民在老人们的带领下，收拾起已有些残缺的祭祀用品，开始重兴冰雹会。<sup>③</sup>

冰雹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村民的奉献，内分

管事会的人去各家各户募集的钱款和拜神时村民们的自愿捐赠。另外，外村来拜神的人也有捐款。近些年，村中每年为冰雹会集资大约 3000 元，支付各项开支。需要指出的是，这笔款项并非家家户户均摊，其中信仰天主教的一户村民就不用交钱。而购买烟花爆竹的费用，除了来自于冰雹会的集资款外，还有村委会的部分赠送。所有开支都张榜公开，没有贪污、偷窃现象。据介绍，数年前每年可结余千余元，余款用于会里平时的开支或者酬神演戏。而最近两年因为村里筹划冰雹会申请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事宜，加之十幅会赴石家庄参加省级民间音乐竞赛，开支较大，致使财务上已经出现了亏空。村长和书记去年一年的工资都奉献出来。<sup>④</sup>

最初村人举办冰雹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祈求庄稼免受雹灾。对于大义店村的村民们来说，冰雹神其实就是村庄的保护神。华北地区向以农业经济为主，天气等自然条件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无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对大义店村的村民们来说，百余年来从未遭受雹灾的集体记忆是真切而实惠的。维护和传承冰雹会的祭祀仪式于是就成为了村民们的重要生活内容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冰雹会的功能有所增加，如求福、求财、求平安等也融入其中。那么在这些集世俗与神圣于一体的公共信仰空间里，传承 600 余年的冰雹会是如何凭借老人们的记忆和残缺的家什重新恢复信仰活动的呢？

#### 集体记忆：组织与仪式

如今的冰雹会是大义店村的村民们集体记忆的结果，目前恢复已有 24 年。当时完全按照村中老人的记忆，村民们的共同参与，才终于再现了这一套较为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完整的祭祀仪式。

冰雹会的组织主要是由香头、先生、攒官、10 人管事会构成。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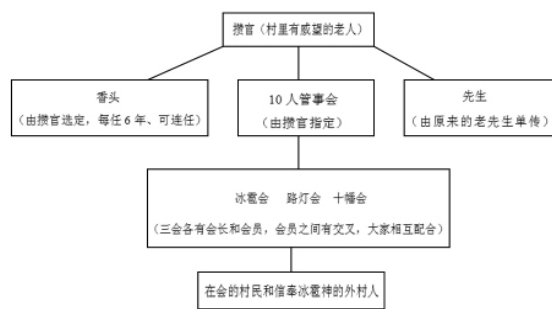


图 1：冰雹会组织示意图

居于冰雹会组织最上层的是攒官，由村里几位有威望的老人共同担任。他们在冰雹会中不参与具体工作，只负责安排人事和随时指导、监

督。比如香头和管事会的人之选任等。人事安排妥当后，具体的工作就由管事会的人和先生、香头来负责。在冰雹会中，先生和香头负有重要责任。先生是请神、念符的直接负责人，也承担了冰雹会中具体的指挥调度工作，为终身制，每代单传，所传可以是自家人也可以不是。轮值的香头负责保管香火及其他祭神器物，香头家是冰雹会供奉地藏神和议事、聚会的地方。香头由攒官们指定，任期 6 年，可以连任。管事会的人选历年皆由攒官们商定，忠厚、能干是必备条件。10 名管事人分工处理冰雹会、十幅会和点灯会中的各项具体事务。村长与村书记负责招待来访记者、学者，组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事宜。整个组织、活动中的人员安排只存在分工的不同，而不存在地位的差别，所有事情按照公开、民主的原则进行，共同协商决定。通过祭祀组织的推动，村民较为普遍地参与到了村落集体信仰活动中，不仅村落内部掌握世俗权力的会首、村长等成为信仰活动的组织者，村落中的边缘人物也可以藉着对集体信仰活动的参与，成为村落信仰空间中的公众人物。

在攒官的领导下，冰雹会的仪式被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年自正月初九开始筹备冰雹会，到正月十七拆卸神棚、账目结算后，整个仪式才完成。主要日程如下：

一入正月，村里有威望的老人们（村人尊称为攒官）便开始商量管事的人选，选出 10 人，组成管事会。管事会下辖冰雹会、点灯会和十幅会。

初九：管事会的人到轮值的香头家安排日程、印制神束。

初十：灯会负责挂灯笼，准备云灯，制作走马灯。

十一：收敛香钱，管事会的人挨门逐户接受捐款。村民们根据自家经济条件自愿捐献。<sup>⑤</sup>管事人用收来的钱买香火，支付筹备冰雹会的各项开支。

十二：准备饭菜、焰火。饭菜用于招待正月十五拜神当天从周围村庄赶来拜神的人们。正月十四至十六，连续三个晚上都要燃放焰火。

十三：悬神，进会，印束。印束所用的刻版则是村里保存下来的那块流传久远的原版。悬神以后，香头家的香火要持续燃烧，也就是说不能断了香火。

十四：上午搭建神棚，（如图 5 所示）下午散香，也就是把购得的香按户分发。接下来，十幅会奏乐。晚上七点，在音乐会的伴奏和点灯会灯笼的照明下，冰雹会到村外举行请神仪式，本村及周围村庄的村民们纷纷赶来参加。请神的路

上，香火缭绕，村民们或跪在路上，烧香、祈愿，或随着请神的队伍，将主神迎至神棚。当主神进入神棚后，焰花燃放、孔明灯升入云霄，神棚挂起漂亮的走马灯。紧接着，冰雹会还要折叠神束和其他各路神灵的神位（如图3所示）。印好的神束上贴有神位，并附有请神下凡的直符使者，也就是申公豹的像。神位折毕，一一请至神棚（如图4所示）。

十五：拜神。事实上拜神从十四晚上把神请到神棚后就已经开始了。拜神的方式主要为在神棚里烧香、磕头。家家户户陆陆续续端着作为贡品的饺子到神棚，奉献给神灵。饺子的数量为单数，或三个或五个。这一天上午，在十幅会的配合下，冰雹会以香头为首，从香头家出发，按顺序到七个旧庙址及小义店村和黄街的香头家拜祭。邻村到香头家请神、并在神棚拜祭后将神束请走。

十六：晚上7点，举行送神仪式。

十七：落宴。拆卸神棚，摘灯笼，结账。

此外，每月初一和十五，香头家的人和村民们都可以到香头家烧香拜祭。就这样，通过这些特殊的神圣时间里所举行的信仰仪式，整个村落被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神圣空间内。

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十幅会<sup>⑥</sup>和点灯会<sup>⑦</sup>主要为配合冰雹会的祭祀活动。长久以来，冰雹会留下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包括：1、旧例不减，新例不添。2、传男不传女，任何女性不得参与会务。3、唱戏等打着花脸的人不可进入神棚。4、敬神当天吃素。5、许愿必还，否则会遭报应等。这些规矩世代被村民所传承，有效地保证了冰雹会的相对完整性。但是由于受到外力的冲击，祭祀器物缺失，熟悉民间信仰活动的老年人去世，单纯依靠口耳相传得以复兴的冰雹会，其仪式、内容也难免发生某些变化。有些年轻村民甚至将肉馅饺子作为祭品直接端进了神棚，供奉给神灵。对此，管事会的人发现后也并不过多追究。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信众还是相对谨慎地遵守着祖宗流传下来的规矩，并将该村百余年来遭雹灾侵害的“奇迹”，归功于冰雹神的灵验和福佑。<sup>⑧</sup>

珍贵而神圣的原版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于轮值的香头家，在香头、先生、管事会的人们均在场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民主性是比较明显的，也证明冰雹会为村落内部的公共资源。另外，透过村民对于冰雹会的积极参与，可以看出在农村社会中，个人信仰在集体信仰中的有限性和被同化的可能性、必然性。村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借由共同的信仰仪式，共享

信仰生活带来的利益和价值。定期的集体信仰活动，不仅使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家庭和个人明显意识到群体的存在，而且不断表达着他们在公共信仰活动中的主体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落内部的关系紧张和生活压力，充实了村民的世俗生活。参与村内共同事务，既是村民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是藉此获得对村内有限资源的发言权的必要条件。请神时，由村长烧头柱香这一规定的象征意义也在于此。

另外，“改革开放后，就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而言，包括乡村庙会在内的民俗经历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新近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政策导向转变。诸如乡村庙会这样，有着多种成分的民俗—民间文化也就获得一定意义上的合情、合理甚至合法的存在空间。”<sup>⑨</sup>据此，地方政府事实上也在将冰雹会做为自己辖区内的一种可资利用的特殊资源，并通过给予适当的支持从中获得某种发言权。<sup>⑩</sup>而这从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村民及其他信众对冰雹会之神圣性的确认，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长期以来由于反迷信思想所造成的疑虑情绪，使他们更能尽心尽情地投入到信仰活动中。

对于村民来说，无论是古老而神圣的原版、还是残缺、繁复的神位、模糊的庙址，都是重要的象征符号，借助庙会中动态的信仰仪式，这些象征物本身具有的价值进一步体现出来，并得到不断的确认、记忆与传承。村里有位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在北京工作。为求得家人平安和工作顺利，他自愿连烧三年全香。<sup>⑪</sup>为此，他每年都尽量在举办冰雹会期间赶回家乡参与祭祀，并主动在会内做义工。如果因事不能回家，他就到北京西山或法源寺烧香，并提前告知管事会的人。<sup>⑫</sup>这里，村民对于冰雹会神灵的信仰显然已经超越了村落空间本身的限制，而随着他们的现实需求发生了延展和移动。民众的信仰欲求并不在高深的教义和玄妙的哲理，而更多是希望通过神圣的信仰仪式来满足他们内心的平安和现实生活的顺遂。而基于同样的功利目的和心理举行的集体祭祀活动，使村落内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祭祀氛围。

#### 构建和谐：从信仰到习俗

民间信仰所具有的和谐特质是建立在自身系统的稳定性之上。从表面上来看，中国民间信仰往往显得杂乱而无系统，但背后所隐含的却是功利目的之下的包容性、逻辑性、整体性。

大义店村的冰雹会所祭祀的24位神灵，分

别是东方土地之神、本县城隍之神、青苗水草尊神、青苗水草之神、宣司水神、境内山川之神、伏魔大帝之神、协天大帝之神、风伯雨师尊神、敕封水府之神、敕封虫王蝼蛄之神、敕封雷声普化天尊之神、大帝三界十方万灵真宰<sup>③</sup>、奉天行威通海龙王之神、敕封山当邑大夫之神、奉天行威行雨龙王之神、奉天行威雷公电母之神、奉天行威冰雹使者之神、将军河伯尊神、金龙大王之神、蚱蜢好蚌之神、刘猛将军尊神、孙刘二祖尊神、释迦佛之神。显然，这是一个由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等各路神仙组成的庞杂的神灵谱系。其中，既有想象中之神，如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境内山川之神；又有历史人物之神，如刘猛将军尊神、孙刘二祖尊神；还有佛教神，如释迦佛之神；以及道教神，如本县城隍之神等。这些神灵发挥着不同的职能在同一神圣时间内集聚在村落公共信仰空间之中，共同接受信众的祈愿。从这个繁杂的神灵谱系里，既可以窥见村落信仰空间的多层次性，又能够洞见民间信仰中的杂糅，或者说包容的性格。而这正是介于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神灵谱系之内在和谐的表现。

有求必应的信仰心理和以现世功利为选择宗教信奉对象的标准，直接导致村民的多神崇拜。村民们并不只笃信某个宗教或某个神灵，而是相信各种神灵的存在，并且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无论神灵是大是小，都被村民们想象成为对人们生活产生危害或者是助益作用的超自然力量。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村民们以为“求一神不如求多神”，“于圣贤仙佛各种偶像，不分彼此，一例崇拜”，可谓多多益善是也。<sup>④</sup>除冰雹会中祭祀的神灵外，村民的家中还供奉灶王爷、财神、门神、狐仙、常仙等河北民众所信仰的神灵。人们不单希冀庙会期间得到神灵对本村的福佑，还祈望常年供奉的家内神灵护佑他们的日常生活。从家到庙会的信仰空间，通过村民的现实利益连接起来，并在特定时间内，共同承载起民众信仰层面的精神寄托。

民间信仰的包容性不仅体现在会村民所信仰的众多神灵中，还表现为对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包容和理解上。大义店村除了冰雹会的在会村民之外，还有两户分别信仰天主教和佛教的人家。80年代初，冰雹会重新组织活动时，管事会的人曾到信仰天主教的村民家募集捐款，但被婉言拒绝。此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去该户收过香火钱。<sup>⑤</sup>对于有着不同信仰的村民来说，他们的信仰经验和冰雹会的祭祀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不捐献会费的村民，往往是对自身信仰和认识的一种坚持，然而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资源，又使

得他们不能完全摆脱绝大多数人的记忆和言说所产生的影响。时至今日，他们也去参与冰雹会的部分活动。当然，这是否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冰雹会对该村秩序产生影响的表现，天主教人家参加冰雹会活动，是否也有不想让自己孤立，被排除在集体记忆、社会秩序之外的考虑？信仰之间的互相包容，是村落内部各种信仰整合的表现，构建着和谐的公共空间。在大义店村这一信仰空间中，不同的信仰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资源互竞的关系，但是共同的生活环境又使彼此间的利益不能截然分开。在面对村外利益群体时，生活于同一村中的村民们无疑是一个自然形成并存在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神明在村民心目中不仅是祈求发财平安的精神寄托，同时也成为凝聚村民力量的某种象征。

正是在这种宽容的环境中，大义店村的冰雹会得以保存、并发展下来。而和谐的氛围也处处体现在冰雹会的仪式中。冰雹会是村民们基于对冰雹神的信仰而自发举办祭祀活动的民间组织，而对冰雹神信仰的坚持来源于村民们的集体记忆——百余年来未受雹灾的“神迹”。“神迹”又是村民们对过去信仰传统的一种追忆和确认，也是现在将其继续传承下去的根本目的。民间信仰活动是建立在集体记忆基础上的文化传承，而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信仰过程缔结了村民与神灵之间交流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村民的日常供奉与神灵“应验”加以体现和强化的。村民们的供奉是借助于一定的信仰仪式加以表达的，而神灵的“应验”则是在祭祀之后的现实回报。对于过往回报的集体记忆是现在祭祀的基础，而现在的祭祀又成为未来回报的预约。另一方面，村民也总能为人神之间的这种有偿交流找到恰当的理由，用来消解神灵“爽约”的负面性。换句话说，在群体性的祭祀行为中，不灵验的事实总是可以被一些看似合理的因由所解释。正是神灵与村民在这种不同时空中的“有偿”的周期性交流，冰雹会在大义店村得以代代流传。正如著名学者费孝通所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sup>⑥</sup>

在神圣的仪式中，除了神灵与村民之间的交流外，参与仪式的、不同身份的村民之间也必然会发生各种关系。平时供奉在香头家中的神像具有很强的象征性，由香头代为保管，在请神之后，神像具有更强的神性，俨然成为神灵。而一旦获得神性，对神灵的礼拜便成为所有村民的共同事务。尤其是负责准备供品而不参加具体事务的村内女性们，在拜神活动中甚为积极。不管是

未入门的媳妇，还是已经出嫁的姑娘都会特意赶来参加拜神活动。村民们热心参与冰雹会的活动，体现了对于冰雹神灵验的信服；冰雹会也为农闲时期的村民们提供人际交往的契机和空间。当然，这一点也是河北农村庙会普遍具有的特质。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关系则一方面是因为村民们试图通过对传承规则的严格信守，来保证祭祀仪式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男权社会性别机制的在现代社会中的残留。不过，这种性别关系却有着其自身的稳定性。男女村民们根据自己的身份从事自己的份内之事，为了维护共同的信仰，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僭越和不忿的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神圣空间对于性别关系之和諧的有效维护。

在村内关系之外，还存在着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与大义店村冰雹会有直接关系的是原本也属于大义店村但后来被分出去的两个小村——小义店村和黄街。黄街和小义店村参与冰雹会的整个仪式过程，也有自己的香头，但参与的方式却和大义店村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来说，他们不能参与最为神秘的用古老的原版印刷神束的过程。在接神的时候，大义店村的参与者可以直接负责接神，而这两个小村的参与者只能提着灯笼到请神的路上迎神。迎回来的神被供奉于设于大义店村的神棚，接受本村村民的顶礼膜拜后，才会分香给另外两个小村庄。此外，三个村庄的村民在拜神当日还会互相走访，也就是到彼此的香头家去烧香。在拜神的时候还会受到茶水招待，互赠烟、香。这种三村分沾香火的行为，既是村民基于共同信仰而进行感情维系的明显体现，也是一种对原有村内共同信仰资源的共享以及相互信仰身份认同的方式。

除小义店村和黄街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村庄——位于20里路之外的大褚林村民也参与祭祀雹神的活动。大褚林村的村民们不单要派代表到大义店村专门请神，每年还会义务献戏。据村民说，大褚林曾因为许愿未还而遭受雹灾，此后年年都会主动为冰雹会助兴。<sup>⑩</sup>这种许愿不还而遭报应的传说既体现了村民们对冰雹神具有无限神力的深切认同，同时也在另一层面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图：外人都不能无偿享受冰雹神带来的福佑。换言之，村落信仰空间的公共性对于外人来说，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另外，关于“来拜神即不会遭灾，否则便难保平安”等传言，一方面可以看出村民们在真实性和神圣性两个方面构建和维护着这个神话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民间信仰既是村民内部相互认同的方式，也是村落之间关系整合的有效途径。

“对于仪式的实践者而言，今天以敬拜、看香为本源的乡村庙会已经不是‘国家在场’、国家监控的问题，而是希求国家的在场、国家的参与，从而在已有的社会（文化）合法性的基础上，为自己的存在谋求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在此过程中，原本与庙会融为一体，解释庙会起源的传说、彰显主祀神地位及神格的传说就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sup>⑪</sup>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收入在村民生活中比重的变化，冰雹会的功用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村民们开始重新审视祖辈为自己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尽管“文革”前期冰雹会所遭受的冲击，仍让村里的老人们对于来自外界的关注心有余悸，但更多的村民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冰雹会所具有的价值正在发生着变化。相对于对冰雹神的祭祀，村民们开始对具有民间艺术韵味的十幡会和点灯会投入更大精力，希图从中得到更多的附加值。而这无疑是小村落与全社会之间一个长期互构、并最终达到和谐相处的过程。

## 结 语

大义店村的冰雹会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信仰遗产。村民们已经意识这份遗产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努力从事维护和传承的工作。地方政府的关注和介入使得冰雹会的价值和影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神圣之外，世俗的观念正悄然影响着古老的冰雹会。不仅是大义店村，事实上大部分民间信仰的传承和保存大都面临共同的困境与抉择。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民间信仰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不可避免地正在发生也必然发生着变化。如今，冰雹会仍然每年举行，并日益受到来自外界的关注，学者的走访、记者的镜头甚至国家政策等都参与到了冰雹会的和谐空间的构建中。

作为传统民间信仰，冰雹会所呈现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娱神娱人的村民集体活动，而且是民间信仰中人与神灵关系的一种现实阐释。如果考虑到季节和世俗的关系，冰雹会还赋予村民生活以鲜明的节奏感和安全感。春节过后的冰雹会因为在农闲期间举办，因而既不影响实际的农业生产，又使村民通过祭祀从心理上对本年的年景获得美好的企盼和准备。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同一生存空间内的不同村民对冰雹会这一信仰资源进行着分配和共享，表达着自己在村落公共信仰空间中的主体价值，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村内秩序。冰雹会正是在这种和谐的环境中得到完整的保存和传承。总之，冰雹会中24路神灵的职能正是借助村民们从请神到送神的一系列祭祀仪式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的。在敬神的过程中,同一生存空间内有着共同利益的村民借着祭祀的筹备和举办实现了人际关系的协调与融洽。村落的祭祀行为也并不孤立,村落与村落之间共附:参考图示



(图 2: 香头家供奉的地藏神)



(图 4: 摆好的神束)

(责任编辑:和光)

享香火的人际,其实也是彼此身份认同和价值尊重的方式。中国乡村民众从不否认天、命的存在,并认为天人之间可以相交,并通过某种特殊的仪式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统一。



(图 3: 填好的神位)



(图 5: 简陋的神棚)

\* 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5 年度重大项目“汉到明代墓葬所见民间信仰暨近现代华北民间信仰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70120)和南开大学“985 工程”二期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阶段性成果之一。

- ① 村南有一个开店的人为人仗义,不仅经常帮助邻里,而且对往来过客也多有施舍。长此以往,人们便将凤凰庄称为大义店村。
- ② 见侯杰、李从娜、段文艳对河北省张六庄乡大义店村张钵(男,80岁)的访问记录,访问时间为2009年2月9日。(访问记录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下注均同此)。
- ③ 见侯杰等人对大义店村崔文波(男,76岁)的访问记录,访问时间2009年2月8日。
- ④ 见侯杰等人对大义店村李淑莲(女,44岁)的访问记录,访问时间2009年2月9日。
- ⑤ 见侯杰等人对大义店村刘会义(男,51岁)的访问记录,访问时间为2009年2月9日。
- ⑥ 十番会得名于十首曲子,但现今只流传下来“漫流海、滚绣球、大进宝、大出塞、跳涧、牛郎样子、玉芙蓉、征春”八首。据说这些曲谱是来自宫廷音乐,经由佛教寺庙流传到民间的。在整个仪式中,八首曲子轮番演奏。
- ⑦ 灯会也叫点灯会,其工作内容包括制作和悬挂走马灯、云灯及灯笼。

- ⑧ 大义店村里流传着很多关于冰雹神的故事,但妇孺皆知的就是关于村里至少百余年不受雹灾的这个“传奇”。
- ⑨ 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第95页。
- ⑩ 村委会每年都会为冰雹会的举办支援几百元的焰火钱。见侯杰等人对大义店村刘进顺(男,61岁)的访问记录,访问时间为2009年2月8日。
- ⑪ 烧全香是指连续三年为24位神灵分别烧一炷香,并同时每位神灵三跪九拜,因此有的老人因年纪太大,而无力做完,就由儿女们代烧。见侯杰等人对大义店村钟素(女,78岁)的访问记录,访问时间为2009年2月8日。
- ⑫ 见侯杰等人对大义店村张健(男,27岁)的访问记录,访问时间为2009年2月9日。
- ⑬ 此神灵是冰雹会中的主神。
- ⑭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 ⑮ 见侯杰等人对大义店村许玉山(男,60岁)的访问记录,访问时间为2009年2月8日。
- ⑯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0页。
- ⑰ 见侯杰等人对大义店村刘进顺(男,61岁)的访问记录,访问时间为2009年2月8日。
- ⑱ 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第95页。